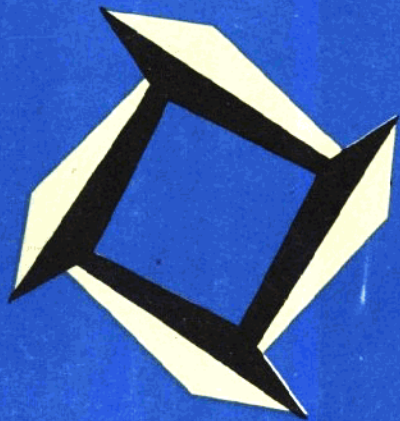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应化雨 著



白日
雌黄

目 录

艺术应该是一条龙·····	(1)
诗应该是五光十色的·····	(3)
美与光·····	(5)
诗要给人以美感·····	(7)
答案：望尘莫及·····	(9)
胸怀·学识·真诗·····	(11)
写诗不要故弄玄虚·····	(13)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5)
诗与谜语·····	(17)
写诗不要“小题大做”·····	(20)
诗首先要“一览无遗”·····	(22)
诗应在似与不似之间·····	(24)
“好句要须好字”·····	(28)
诗须“顺口好读”·····	(30)
琴操改韵·····	(32)
韵贵推挤不动·····	(34)
翁仲如何成仲翁·····	(36)
潘大临“迂阔”得好·····	(38)
此体于咏史最宜·····	(40)

投石冲开水底天·····	(42)
不能滥用方言土语·····	(45)
诗应少而精·····	(47)
不破佛戒焉得成佛·····	(49)
月光如水水如天·····	(51)
一篇全在尾句·····	(54)
不可无一不必有二·····	(58)
且说“点铁成金”·····	(60)
关于“起承转合”·····	(63)
凡有诗谓之新诗·····	(68)
且说“无中生有”·····	(71)
柳絮飞来片片红·····	(74)
斗牛与翘尾·····	(78)
再说斗牛与翘尾·····	(80)
从“和氏璧”说起·····	(82)
诗人应是“生活的富翁”·····	(84)
传语闭门陈正字·····	(86)
条条大路通罗马·····	(89)
艺术不可能“真正”反映现实·····	(90)
文学艺术与“荒诞”·····	(93)
改诗须从意境出发·····	(95)
也说郑板桥改诗·····	(97)
苏东坡实在是讽刺错了·····	(100)
一鸟不鸣山更幽·····	(102)
贬抑“女郎诗”何偏颇之有·····	(106)
人面不知何处去·····	(112)

“数枝”与“一枝”	(115)
胡天夜雪雁高飞	(117)
人间？月华？	(120)
“绿”字何庸质疑	(122)
论诗最忌穿凿	(125)
四字抵过千万言	(127)
真是不笑为难吗	(129)
“知诗”与“知兵”	(132)
为报诗人仔细吟	(135)
编选诗歌要订正	(137)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	(139)
武则天与诗人	(141)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143)
从《小鸟之曲》说起	(145)
摄影艺术与构思	(147)
且说国画与题画	(149)
再说国画与题画	(157)
写得短些再短些	(154)
以最少笔划画最多的骆驼	(156)
读书越多见识越广	(158)

艺术应该是一条龙

有人说大同是“龙壁之乡”，此话不假。就现在所存的龙壁而言：有一龙壁，有三龙壁，有五龙壁，更有驰名中外的九龙壁。

可能是经常见龙的缘故吧，久而久之，我脑子里忽然闪出这么一个观念来：什么是艺术？艺术应该是一条龙！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这是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但是，生活中人们又常常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可不是吗，明代李时珍在他《本草纲目》中说：

龙，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

这里所说的龙，是将种种动物形象和美荟萃于一身的龙——这无疑是古人想象、虚构和在头脑中加工的结果！

艺术应该是一条龙！而龙的本身首先就是一种艺术，是建筑艺术，是雕塑艺术，又是绘画艺术……

绘画——画龙是如此，画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写诗——《世说新语》记庾子嵩的话说：诗“正在有意

无意之间。”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说：诗“当在切与不切之间。”而清代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更是把诗直接比作龙……

至于小说，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小说家们的高妙论述且不说，鲁迅先生的话就够精彩的了：我笔下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换言之，也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

任何门类的艺术，都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与复写！因此，任何门类的艺术，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现实，其表象的真实，只能是艺术的虚构。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想象、虚构和拼凑，就不会有龙。

同样，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想象、虚构和拼凑，也就决没有任何门类的艺术！

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喜爱龙的民族——正月闹龙灯，五月赛龙舟，写对联：“海是龙世界，云为鹤家乡”，成语中更有：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蛇飞动……，而且中国人还自豪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最喜爱龙的民族啊，牢牢记住吧，艺术应该是一条龙，任何门类的艺术都应象龙一样，是想象，虚构和拼凑起来的……

诗应该是五光十色的

古往今来，吟咏杭州西湖的诗篇真不知有多少！而其中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当是最为脍炙人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见清代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千古绝唱了——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诗人的笔下，西湖的湖光山色是如此的神奇，是如此的美妙！真难怪此诗一出，丰姿绰约的西湖也随之被人们称为“西子湖”了。

杭州西湖，“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奇奇”（此联还可倒读）。要把这变幻莫测的湖光山色捉住，并且传神地描绘出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无疑是极其不易的事。有人说她是“古今难画亦难诗”，真是一点也不假。然而，苏东坡却从晴雨之中湖光山色的迷人之美入手，而后将其生花的笔锋一转，通过极为丰富的想象，别出心裁地把她比做古代绝色的佳人——西施，并且说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比，总是

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可爱。不能不说，这真是神来之笔！它一笔写尽了、也写绝了西湖的总体之美和特殊之美，而且更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丰富的想象天地，任你天马行空地去想象吧。

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神秘色彩，诗人的神来之笔绝不是什么“缪斯的赐予”，而是来自闪耀在诗人心灵之中的“灵感之光”。从诗的题目，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苏东坡“饮湖上”的时候，是“初晴后雨”。一晴一雨，一好一奇，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点燃诗人灵感之光的，不是别的，也不是一端，而正是诗人自己的所见和所感：即眼前晴天潋滟的湖光和雨天空蒙的山色！

凡是到过杭州西湖、而又领略过那里的晴雨的人们都知道：晴天的“水光潋滟”，的确是一派好景；雨天的“山色空蒙”，更是一番奇观。如果，我们——借此以喻诗——把前者说是“明快”之美，那么，后者自然便是“朦胧”之妙了……

——晴雨之中的湖光山色是如此，我们百花齐放的诗歌园地，又何尝不该是这样呢？！

——我们的大千世界本来就是五光十色的，我们的诗歌也应该是五光十色的才是。

美 与 光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
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
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这是唐初诗人张若虚的长篇著名歌行《春江花月夜》。语言是这般清浅明畅，音韵是如此圆转回环，读着它，有谁能不为之而沉吟！读着它，又有谁能不为所描绘的春江花月之夜的美妙而陶醉！你看，一轮明月从汹涌的海潮中冉冉升起，而后高挂在天空。在一片“流霜”般的月光下，江天一色，纤尘全无，花林似霰，白沙不见，境界开阔，意远情浓……眼前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片神奇美妙的朦胧之中。……难怪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续》中要称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了。

诗人艾青在他的长诗《光的赞歌》里说：“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艺术离开光就没有生命”，“只因为有了光／我们的大千世界／才显得绚丽多彩／人间也显得可爱……”张若虚笔下春江花月之夜的朦胧，无庸讳言，是一种美，是一种神奇之美，而这种神奇之美，是“和光在一起”的，它完全是以“何处春江无月明”为存在的前提的。两千多年前

的老子有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惚之中——那怕是若隐若现，似真非真，也总要让人看得见有物在。要是一丝光也没有，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就是到了如《春江花月夜》的结尾所说的“斜月沉沉藏海雾”的时候，那还有什么美与不美可言？！

由此，我联想到诗——朦胧诗，或者说是诗中的朦胧，无疑是一种美：一种神奇的美，一种“雾里看花”的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但是，“物极必反”，如果“朦胧”过了头，到了晦涩、怪诞、不知所云的地步，那就犹如没有月光的夜晚，漆黑一团了……

诗应给人以美感

唐代张打油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咏雪诗》：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刘大白先生在《旧诗新话》里曾经评论此诗说：

第一句描写得何等壮阔而得神！第二句从大处收到小处，正是从小处托出大处。四顾茫茫，一白无际，只剩得古井是一个黑窟窿，越见得宇宙的一笼统了。第四句一个肿字，却下得绝妙。从这一个肿字，衬出上句黄狗身上的白，是肿的白；而本句白狗身上的肿，是白的肿；活画出满身是雪的两条狗来！这样的描写手段，实是可佩可惊……

刘大白先生对此诗的评点，不少地方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就整个而言，实在是大大地过誉了。

此诗的“描写手段，实是可佩可惊”，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除此而外，它还能给人们以一些别的什么呢？是给人以美感？是给人以某种启迪？……作为一首诗来说，这应该是必备的，可是它什么也没有，什么也

谈不上。相反，又是“黑窟窿”，又是“黄狗”、“白狗”，又是“肿”，倒叫人感到俗不可耐。大概正因为如此吧，历来的人们总是把它称作“打油诗”，甚至是“打狗诗”了。

“诗言志”，诗应该以“意义”为第一，给人以美感，给人以启迪……。“描写手段”，对于诗，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归根到底，它总归还是形式。一首诗如果光有“描写手段”而没有体现出美学理想，不能给人以美感，以某种启迪等等，那么哪怕这种“描写手段”再好，好到了“可佩可惊”的地步，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好诗——甚至是称之为诗的！

至于刘大白先生在“实是可佩可惊”的下面接着说“诸大家的咏雪诗，都做不到这样”，那就对了，那就好了。要是做到“这样”，那还算什么“大家”，那还有什么“大家”可言？！岂不也一样成了写“打油诗”或者是“打狗诗”的“张打油”了……

答案：望尘莫及

有一则故事说：

从前，有一位妇女，年纪轻轻的便守了寡，而公公还健在，小叔子也渐渐地长大了。有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她觉着有许多不便、不好，很想改嫁。可是，在那被封建礼教捆绑得死紧的社会里，要想改嫁又谈何容易！她想，如果要是能请县官老爷为自己作主，事情可就好办了。于是，她决定给县官老爷写一道状子。可是，她听说这位县官老爷是最讨厌看长文章的……想了好久好久，最后，她终于写了这样的一道状子——一首四句的四言诗——

早年守寡，翁壮叔大。

瓜田李下，当嫁不嫁？！

县官老爷接到这道状子，打开一看，禁不住拿起笔来便批：嫁！嫁！嫁！

好一个“瓜田李下”！（古乐府《君子行》说：“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边。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四四十六个字，便把要求改嫁的理由说得如此充分，说得如此明白，说得如此不庸置疑，致使县官老爷不得不当即连批三个“嫁”。试问：其他别的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答案只能是这四个字：望尘莫及！

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在所有文学样式中，就精粹、凝炼而言，诗歌应坐第一把交椅。”万确千真。

让我们把诗歌写得更精粹、更凝炼一些吧！

附：这则故事还有另外一种“版本”。内容大同小异，而其中的那首诗却由四言变成了七言：

夫君病故妻守寡，

堂前公壮叔子大。

瓜田李下难避嫌，

叫咱该嫁不该嫁？

两诗相较，此诗远不如前诗精炼和精彩。

胸怀·学识·真诗

陈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许多诗篇，天风海雨，极其雄豪。1936年冬，他于梅山被围，“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而作的《梅岭三章》，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之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死后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大气磅礴，高唱入云，只此三章，就把一位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大无畏的死而不已的彻底革命精神和盘托出，堪称前无古人，也足以流传千古！

特别第一章的三四两句，更是难得的警句。有人曾经评论这两句诗说：不是儒，不是将，决写不出这样的好诗。真是一语破的！——不是儒，则意味着没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学识；——不是将，则意味着没有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如此，岂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

此诗于此评，当之无愧；此评于此诗，实属不易之论。一个诗人如果文学修养甚差，学识贫乏，心胸狭隘，凡事以我为圆心，以一己的私利为半径，目光短浅，只盯着鼻子尖底下的那块小天地，这样，是决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好诗来的。

人们称陈老总为“儒将”，真是名副其实。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清代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中所说的一则“碎语”来：“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无须画蛇添足，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好了。

写诗不要故弄玄虚

某刊物曾经发表过一首叫《“一”字歌》的诗，全诗是：

“一”哟，你躺下了——
驮列车，做枕木；
当路板，筑通途！
感谢卓越的汉语学家，
以你构成不朽的词组：
一心一意，
一如既往，
一步一个脚印……
生，有自己的追求，
死，不留遗嘱的遗嘱！

写一首诗来歌颂“一”，我看未必不可。但是：

“‘一’哟，你躺下了——”难道说，“一”原先是站立着的吗？！

“一心一意，／一如既往，／一步一个脚印……”这些“不朽(?)的词组”，难道是“卓越的汉语学家”“构成”的吗？！——所有的词和词组，都是“约定俗成”，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常识！